

乡村纪事 / 陆柏树

村里的“老学究”

“学究”这名儿,旧时代往往指迂腐的读书人。可我们农村,指的是肚里有些“墨水”的文化人。有些上了年纪在家“咕咕咕”捧着水烟筒的“迂夫子”们,村里有辈分的人当面尊称其“老学究”。那年月,世袭的庄稼人横亘在心里的,唯有田里的禾苗才是日子的首选,因而从孩提起就得随大人一起“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”,一辈子苦于“扁担大的一字不识”,遇上笔头上的事去烦老学究时,老学究既有一种自豪感,也可增添自己生活的情趣,所以从不推诿,有求必应。

笔头上的事繁多多样。村民们会根据老学究的各自擅长,有所选择:写字功底有点名气的,常为人家的箩筐或扁担上留个姓名;当过会计懂得财务知识的,写个收借条会让人放心;学问较深且从不搬弄是非的,黄昏时往往有人上门烦劳读写信;假如遇上卖地典房或兄弟分房产之类的重大家事,就得由德高望重并谙达事理的老学究出面动笔了。最为普遍的,是年年岁岁村里有人家操办喜事,除了壮汉和婆娘们在为当家忙碌,门上的喜联当仁不让由老学究挥毫。娶亲或嫁女常写“花好月圆春风得意,妻贤夫德幸福无边”;“一代良缘九天丽日,八方喜客七色彩虹”……建房造屋上梁那天,主梁上的“太阳高照”和立柱上的“上梁喜逢黄道日,落栋巧遇紫微星”等吉祥联语,使得办喜人家满屋添彩。最为让人难忘的是,当你穿过环抱村庄的竹林,会眼前一亮,一字儿排开的农家大门上都贴有大红春联:“春风吹到人间,阳光普照大地”;“春满向阳第,福盈勤劳人家”……有几家在村头架起的是茅屋,单扇大门显得有点低矮,老学究也会送上“一元复始,万象更新”“花开富贵,竹报平安”等四字联句,有的还亲自帮贴上门。

旧时代的农家不通电,压根不懂得电器是什么样儿。炎热的夏天,家家都用蒲扇(俗称芭蕉扇)扇凉风和驱蚊蝇,除了抱在手里的娃娃,蒲扇得人手一把。新扇买回来后,少不了要麻烦老学究在扇面上留名。这可得有专门的技

能:先要将墨磨得浓而又浓,用水笔写上扇主人的姓名和扇扇日期,再用纸剪个方框,浸湿后将字套在中,置于煤油灯上,将方框熏黑,趁热将字上的浓墨擦拭干净,留在方框中间与扇同色的字就永不褪去。有的人家特意在扇上熏下四句话:“六月天气热,扇子借不得。若要借我扇,过了八月半。”这并非非借聊取乐,而是村邻抱着小娃串门闲聊时,主人家递上一把扇子供其使用,以防无意中“六月里扇子跟人走”,被串门人带回了家。因民间流传着这四句诗样的话,串门人虽不识字,见后也会记住别把扇子带走。然而,比扇面留字更费神费力的,要数“碗底凿字”。无论家贫家富,碗是不可或缺的珍物。农村里有个祖传的习俗,谁家包了馄饨或新开瓮了咸菜萝卜干之类,左邻右舍常往来互送,至于村里办红白喜事更有人家会将碗倾借出,式样无异的碗交错使用后,只要认准碗底的字一致便可“物归原主”。所以,除了粗瓷胎质的“江北碗”和贵客临门才出相的“金边碗”,那白润光滑的“海碗”及“饭碗”等,新买回后先得去辛苦有凿碗专业的老学究。用水笔在碗底写字不难,见功夫的是见他拿起专用的小凿钻和小锤子,戴着老花镜,眼不眨,手不抖,不轻不重,用力适宜,“笃笃笃”将笔画上的瓷质敲成匀称的麻点,最后用浓墨将字使劲抹几下,此后便碗在字也在了……

岁月漫漫,时代变更。当年的“老学究”,有的已将遗憾留驻在镜框里,有的也飘着白须白发走进垂暮之年。回想起长长遥遥年代里的“文化苦旅”,如今已成历史的最后一页。但老前辈们以文化的支撑与村民架起的情感桥梁,将永留史册。



碗底凿字,这“玩意儿”当代已绝迹了。

凡人剪影 / 贾福兴

谭启晓老师的签名封

谭启晓老师数十年如一日,持之以恒精心设计了很记载重大事件和大型活动的签名纪念封。我非常有幸地获得了一枚。

我是在杭州奥体中心8万人体育场建设工程上结识谭老师的。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2013年的3月8日。记得那一天他是骑了自行车,背上驮了个装着摄影器材的双肩背包,风尘仆仆地从大老远的家里赶过来。他为了这个特级工程项目,为了这朵美丽的“大莲花”,从2006年12月30日起,从选地、征地拆迁、地基打桩试压、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、观众席的看台施工到钢结构安装等道工序,他已经来了很多次了,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,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。他这次来主要是进行工程现场实况的跟踪拍摄,积累一些珍贵的影像资料。我与监理部陆学水工程师等其他同事带他去现场,协助他拍了很多,包括将要开始的钢结构工程施工的照片。

我负责的钢结构工程基本结束,谭老师获知我将离开杭州转战别的项目时,打电话约我到杭州市图书馆碰一下头。他拿出一些已印好的工程照片让我看,然后又拿出一个事先设计好的签名封,要我在空白之处即兴写几句。我稍加思索,写了一段话:“能参与杭州奥体工程建设的质量管理体系,是我人生中的一大幸事,期间,又有幸结识了杭州市公益活动的热心知名人士谭启晓老师,让我在杭州的工作中更加开心愉快!愿我们的友谊像钱塘江水一样源远流长,万古长青!愿祖国更加和谐美好,繁荣昌盛!”

后来方知,谭老师除了为我精心设计制作了一枚杭州奥体中心8万人体育场建设工程的签名纪念封外,数十年来,他对很多重大事件和活动都用签名封方式进行记载,以满腔的热忱,倾心制作了很很多珍贵的签名纪念封。

谭老师对杭州西湖的文化景观和遗产保护情有独钟。在2008年5月31日举行的西湖“申遗”志愿者建队仪式暨签名活动中,谭老师向杭州市政府提出在富阳设立东经120°、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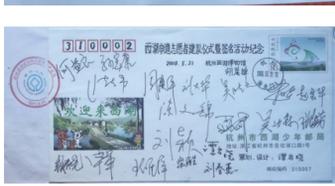


纬30°纪念碑,建一座地理陈列室,设立天文台和子午台的建议。2011年6月24日“申遗”成功后,杭州市图书馆在8月为他专门举办“一位市民的西湖申遗情结”展览,2013年他被评为“西湖达人”,2014年又被评为“感动西湖十大人物”。

2011年7月2日,杭州某小区10楼发生两岁小孩坠落险情。万分危急之时,人群中快速冲出一女子,当小女孩掉下来时,她用双手奋力托住坠下的小女孩,起到了有效的缓冲作用。稚嫩的小生命得救了,但巨大的冲击力造成吴菊萍左手臂粉碎性骨折。7月11日,谭老师制作了慰问“最美丽的英雄妈妈吴菊萍同志纪念封”,随同杭州滨江老年书画摄影协会一行,

去医院看望和慰问。杭州地铁从立项到开通了十年时间。2012年11月18日,地铁1号线开通试运营时,谭老师制作的一张签满杭州各界人士名字的地铁开通首日纪念封,成为见证杭州地铁开通的最好实物之一。

谭老师年轻时勤于思考,善于学习,多才多艺,是杭州铁路铜管交响乐团团员手,是1984年杭州青年旅行社选拔导游的主考官,是陪同美国费城交响乐团游西湖的导游。他从1957年涉足摄影,至今已有60余年,共拍了10万多张照片。他把拍摄的照片尤其是记录杭州城市发展变化史的两万多张照片,分门别类装订成几十册,把相片、底片和摄影记录本全部无偿捐赠给杭州市档案馆。他自1984年设计制作一枚签名封以



来,已制作了1026枚各式各样的签名封。这些签过名盖过邮戳的纪念封,每一枚都有精彩故事,记载着发生的时间、人物、事件,大都由知名人士亲笔签名和题写,设计精美,形式多样,内容广泛,主题鲜明,具有很高的历史纪实、艺术观赏和收藏价值。2013年杭州市图书馆专门为谭启晓老师的签名封举办了一次“签名封里的精彩故事”展览。

2011年,杭州电视台新闻频道、科技频道,2012年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到杭州拍摄“远方的家·沿海行”时,谭老师被选为介绍西湖的讲解员。他为西湖、为杭州、为国家增添了光彩,作出了不凡的贡献。谭启晓老师是一位智者型的可敬之人,是老有所为人士的优秀楷模,是老年人学习的榜样。

一起走过 / 黄承宏

小学往事

我家早年住在常州关帝庙弄8号,小时候,我就读于解放西路小学。小学的大门朝南,校门口有两只石狮子,光滑锃亮,栩栩如生,经常有顽皮的学生骑在上面玩耍。学校看门的大叔叫福根,年纪大概四五十岁。福根每天的任务除了看门和发放报纸外,还负责上下课铃。每当下课的时间一到,福根大叔手摇用黄铜打造的水柄铃铛,“铛哪,铛哪……”又有节奏,又清脆悦耳。孩子们听到铃声,欢快地从教室涌出来,叽叽喳喳,尽情地玩耍、嬉戏,天真的小脸上总是扬着幸福的微笑。

我们的校长叫王雪隐,是个女共产党员。那年代共产党员是非常稀少的。王校长高高瘦瘦,当时三四十岁吧,人长得蛮漂亮。学校还有一个副校长姓蒋,两个教导主任,一个姓陈,另外一个也姓蒋。学校一共六个年级,每个年级三个班。我记得上一年级的时候,班主任语文老师叫月娥。是老师中身材,对待我们学生和蔼可亲。她家就住在学校东隔壁的小巷子里,巷子很深,我记得巷子叫慈恩里。是老师手上天天戴着一只金黄色的小手表,小巧玲珑,美观漂亮。我走过她旁边的时候,总是会忍不住多看几眼。

三年级的時候,教我们算术的老师姓刘,叫刘秀英,她先生也在我们解小教书。我们的体育老师姓蔡,矮矮的个子,身体很结实,因他的两只脚走路时呈外八字形,所以有些调皮的同学暗地里叫他蔡八脚。蔡老师为人厚道,体育

课教得也很认真。记得有一次上午,他通知我们班里跑得最快的女生,说你准备一下,等会儿参加学校的短跑比赛。那个女同学满脸不高兴地说:“不去,我早饭还没吃呢,哪有力气参加比赛?”蔡老师听说后,马上到学校附近的麻糕店买来两块麻糕。那时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前期,国家正是困难的时期,口粮都是定量分配的,老师的工资也很低,望着眼前的两块麻糕,那位女同学激动得说不出话来。

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们六年级的蔡琴珍老师。蔡老师是地道的苏州人,她早年从苏州师范学校毕业之后,来到我们常州解放西路小学任教。蔡

老师担任我们六二班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。蔡老师博学多才,文学功底深厚,讲话时,一口纯正的吴侬软语,听起来特别亲切动听,上她的课真是一种美的享受。她从不大声训斥学生,总是同你讲道理,她经常教导我们,要好好学习,好好读书,长大了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才。在她的辅导下,我们班的语文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。记得有一次,我写了一篇周记,题目叫《美丽的红梅公园》,居然得了80分。我的作文一直是很差的,不是68分,就是72分,从来没有超过75分。小升初中时,我们全班除了极个别同学有特殊原因外,全都考取了初中。望着一张张初中录取通知书,蔡老师脸上露



2019年5月的一天,同学们相约去无锡探望蔡琴珍老师(前排左三)。

履履处处 / 张国芳

再回潘东村

对于潘家坝,我一直有着很深的情结。因为我曾算是潘家坝人,因为我曾经在潘家坝中学就读,因为潘家坝有我诸多亲人、老师、同学,他们都是我生命中最亲、最重要的人,印象深刻,感情深厚!

然而,自从大姐夫、大姐相继离世后的多年里,我再也没到过潘家坝,没到过田浪村。前些年,总会去宜兴城参加工程项目投标,也从未曾停车驻足过。只是,从104国道途经时,总会刻意看上几眼,这里有很深的记忆。

去年7月,炎夏,天公不作美,下起了暴雨。却是抑制不住心头的激动和喜悦,我再次专程来到潘家坝,确切地说,是来到潘东村。虽然它离我居住的小城也就10分钟车程,于我,是跨县,有点出远门的感觉。

中间还有一个插曲。我知道黄正军、潘达两位同学在村委任职,也知道潘家坝早已撤乡并到徐舍镇,却是没搞清分了几个行政村,想当然以为就是潘家坝村委。当天早上到达潘家坝村委时,却发现大门紧闭,然后才知闹了个乌龙。好在孙师兄是活地图,现成的导航,马上就知道是潘东村,说就在104国道边上。

我们掉转头,马不停蹄赶到潘东村委。潘东村委建设得非常漂亮,二层小楼,面积并不大,却是麻雀虽小,五脏俱全,相当于小机关:综合服务窗口、网格员办公室、退役军人服务站……虽是周六,但工作人员都在岗位上,陆续有村民来咨询办事。

村书记和副书记都是我们同学。在黄书记的办公室里,我看到墙上的网络公示意

图,潘东村下辖河溪、小桥头、陈联、千亩圩、水东等多个村庄。副书记潘同学说,潘东村下辖大小小25个自然村。感觉是以前的一个小乡了,很多村名基本熟悉。小桥头村已经打造成无锡市特色田园乡村了,从104国道经过时,就能看到村里小桥流水、亭台水榭,满满的江南田园风光韵味!

如今的潘东村早已今非昔比:加快发展高效特色农业,培植农产品,有华汇农业园、潘东果园、潘东农业、千亩圩大棚基地等多个特色农业基地,培育莲藕、茭白、龙虾等套养模式,推广规模化生态养殖等种类。其中,老史家庭农场的“莲河湾”牌中湖景(水蜜桃)更从全省239个样品中脱颖而出,被评为江苏省优质水蜜桃特等奖。目前,村里拥有蔬果配送公司及蔬菜分拣储藏及转运中心,常年与大润发、大统华、河马生鲜等企业签约合作,扩大销售范围,不仅促进村级经济发展,更为村民带来工资性收入。早在2018年12月,村庄就入选江苏省“一村一品一店”示范村,实力荣誉担当。

突然发现,潘东村委下属的很多村庄名字好诗:莲河湾、石臼湾、千亩圩等等。好村名,自然有好听的美丽传说。莲河湾村名源于名叫莲溪的河流,是宜兴三湖九溪中的重要一溪,是史氏族居地,为溧阳侯41世,于南宋末年由溧阳垠头徙居而来,至今已有了700多年历史,历史上还出了不少举人、征仕郎、大学生等人才。石臼湾村名的由来,则源于一只石臼的传说故事,等等。

再回潘东村,总有看不尽的风景,尝不尽的美食,说不完的故事。有空,一定经常来潘东村,当然,还有潘家坝!

唇齿留香 / 涂俊明

桑葚一树染童年

初夏时节花果季,暖风里满兜兜的芬芳浓郁。连日软风习习里,树上的桑葚由白泛红,又经夜间一阵阵露珠披挂后,红红的桑果儿变换着脸色相面,争先恐后地一个个变成绛红紫黑。此间的桑葚乌黑发亮,是当下时令独有的鲜美果实,为夏日里点点美景增添又一道亮光,成为天上飞鸟族、地上孩儿们的最爱。

老家村前曾经有两条长长的桑树林带,一条叫鸽子埂,南北走向,横亘田间;一条叫桑埂,虽同是南北走向,却因田地主人归属原因,略带偏西,且半道上折弯,伸展至西南的石坝坎。

两条桑树林带都是夏日里娃们躲猫猫玩耍的好去处。每到树上绿、红、白、黑四色相间的桑果子挂满枝头时,我们便常常聚集到桑树林荫里,采摘鲜果,品尝美味。

早在桑树上隐约出现星星点点的小白果时,娃们就日思夜想,盼着它们快些长大、长足、长肥,早早地红润转黑。村里几个娃说定,大家挨着日期轮流去桑埂上的树林“侦察”桑葚们成长的“动向”。玩伴之间还许下约法,桑果子没熟透,谁也不许“偷嘴”试吃,哪个嘴馋偷吃了“禁果”,到桑葚采摘时就罚他最后进林子。所以,哪怕是树枝丫里挂着的桑葚渐渐熟老,大伙儿一道上树“开吃”。

看守桑葚安全成熟,人好控制,可那些天上飞鸟偏就不理睬咱的“约法大令”。乌冬鸟们没等得及桑葚乌黑,就一次次俯冲下来,尖尖利喙一啄一个准,适口的就吞下,酸口的就吐掉,常常把我们守望的枝头桑葚捣得稀巴烂。

贪婪成性的乌冬们在桑埂树林上

方不住地盘旋,我们在桑树林下守候着、驱赶着。大家用镰刀作刀枪,将镰刀倒过来,以弯弯镰刀做“枪托”,木质镰刀柄当枪筒,模仿着电影里的八路军紧握“枪杆”,“枪口”对着头顶上的来犯之敌,一只眼紧闭着,一只眼睁大着,对着天空里来来往来的飞鸟瞄准着,口中“撒哇、撒哇”地发出“枪声”。鸟儿们全然不理睬我们的“射击”,依然故我,时不时地俯冲下来抢走一个个桑葚儿。无奈之下,我们放下手里的“枪”,抓起地上的土坷垃,奋力朝着俯冲的乌冬们抛过去,活脱脱就像电影里战士们朝小鬼子狠命掷手榴弹。鸟儿们居然也惧怕咱的功力,三三两两地飞走了。鸟儿们总算是被赶走了,大家又看着满地被抛落的土坷垃砸下的半生不熟的桑葚而心疼起来。

几日照夜露露之后,桑葚乌黑成熟。我们按照约定来到桑树林里,小伙伴们也正猫着腰投入地寻找桑果儿,采采吃吃,说说笑笑声浪里,大伙的唇齿都被染得红紫了。你再看看我,我看看你,一个手背手心、肩头颈项、衣领袖管、脸庞嘴唇都沾满了桑葚汁。

太阳西斜,我们集中了各自篮子、网兜、布袋,将桑葚“八九不离十”地均分一下,娃们便快乐地拎着劳动成果各回各家跟父母和兄弟姐妹们分享了。

有道是,“美食的背后是乡愁与记忆”。回看故土桑村,回首人生来路:那林那鸟那光影,桑葚一树染童年;那那年那月那时令,桑葚往事成记忆。